

◀ (上接6版)

的成绩,并得到在座同人们的认可。祝先生强调日本小学6年义务教育的普及率已经达到99%,整个小学教育体制井井有条、整齐划一。他还说,除了“忠君爱国”,日本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认真与勤劳的态度,“日本人做事的长处是遇事不苟且,且肯守纪律”。他多次强调日本小学教育的认真精神,“无论何事,迎头去干,不肯放松”,对本国传统也轻易不做修改[祝其乐,《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第169期(1934),第235-237页]。《杭州市政府教育周刊》编者上述1934年的社论就是希望修正这次演讲流露出来并得到听众认可的肯定日本教育的意见,对日本的对外侵略进行批评。遗憾的是,编者并没有在更加深层的意义上批评日本教育以“富之发达”和“武之发达”为核心的实用主义,没有指出这种为众多民国人士崇拜的实用主义与日本对外侵略政策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了1935年,杭州出版的《青年》杂志刊登了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的雷震先生(1897—1979)的文章,《中国果不能与日本一战乎?》。作为民国重要的政治家,雷震在文章末尾预测了中日战争的结局,他写道:“中日战罢,两败俱伤,日本固一败涂地,中国亦濒于绝境,物质精神,同归于尽,惟第三者则坐收渔翁之利耳。是故中日两国只有互助,才能共荣,以理衡之,无论以人种立场而言,抑以东方文化立场而言,两国决不容许尔强我弱,互相攻击,不幸事实则不然,吾辈又徒唤奈何。”[雷震,“中国果不能与日本一战乎?”《青年》(杭州),第2卷第11期(1935),第216-220页]

雷震先生之预言不幸而言中。但是由杭州《教育周报》以及中国教育人士欣赏日本现代化道路、愿意借鉴日本教育成功经验的态度来看,其实本来两国的友好合作在民国时期的中国是有坚实基础的。对这一历史情况,今天在东北亚各国处理国际关系的过程中,各方都应该认真思考,以期各国都重视双边关系,不被第三国操控,并且在治国理念上由单纯追逐国富兵强的理想上升到足以营建和维护社会和谐、世界和平的共同价值观。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本文系作者在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和日本河合文化教育研究所第13届中日共同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稿,回应山田伸吾先生之报告《内藤湖南与朝鲜》。该讨论会于2018年8月26日在京都龙谷大学清和馆举行)

张东荪的“善变”与“不变”

岳林

面对传统士人阶层已经堕落坍塌的事实,张东荪认为士人的历史使命应当从“辅治政治”转向“辅治社会”,在社会和文化层面成为大众的导师;士人阶层非但不应当恐惧大众,反而应当与大众打成一片,并最终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生”。

为政治性知识分子作思想传记,是一条相对独特的史学路径。这类知识分子关心政治,参与政治,既不是纯粹文人,也不是纯粹政治人物。他们自己会生产出一些关于政治的理论,这些理论不仅能够用来解释同时代人的政治处境,还可以用来批判或者嘲讽他们自己的政治实践(因为往往是失败的)。他们不仅是所处时代的阐释者,同时也是自身命运的解说人。历史学家书写他们的思想轨迹,无异于是与传主进行一场对话。高波的《追寻新共和:张东荪早期思想与活动研究(1886—1932)》(三联·哈佛燕京学术丛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就是这样一本对话式作品。

以善变著称的张东荪并不是一位理想的“对话者”。少年时,他被清廷公派到日本,回国即被授予七品官职,然而辛亥革命的枪声一响,他就南下加入了临时政府。待到南北妥协,政府北迁,他觉得“周围的人都不像是在做事情的”,于是转入报界。在智识上他是新派,却对传统心怀眷恋,主张“不骂不破坏”,所以在新文化运动中与《新青年》派吵得不可开交。他是社会主义在中国最早的传播者之一,但与中国共产党的组建擦肩而过,并掀起一场社会主义大论战,与陈独秀等早期中共党员分道扬镳。他信奉英国的基尔特社会主义,可是这个主义的正宗代表罗素却偏偏认为,俄国道路更适合中国。他多次表示厌恶政治,不愿意“干政治”,只愿意“评政治”,但他不仅担任过参议院秘书长,还和张君勱一起组建了国家社会党,积极参与民主同盟的活动。为了抵制国民党召开的伪国大,他又不惜与一生的好友张君勱绝交。他成了中共最信任的盟友,不仅在北平和平解放中立了“第一功”,还在新政协参与了建国大业,当选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但新中国成立不久,他又旋即卷入一起间谍案,自此政治生命彻底结束。这样的人生,仿佛落叶在风中兜了无数圈,令人唏嘘。

当然善变不是张东荪的

专利。人总是会变,穿梭于学术与政治之间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此。而且在许多时候,的确是“形势比人强”,政治性知识分子不得不改变甚至“改造”自己的想法。严复在晚年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就转而成为西方文明的批判者:“觉彼族三百年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史华慈:《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叶凤美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31页)但是我们又不能把政治性知识分子的每一次思想和立场波折,都解释成是对某个具体历史情势的条件反射,仿佛他们只是提线木偶,表演着自己无法掌控的命运。政治性知识分子大都超越了书斋,积极“入世”,主动参与现实政治。至于他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适应政治生活,则取决于性格、眼界以及机遇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一些熟悉张东荪的朋友和研究者就指出,这是一位痴迷政治但又过于自负的书生,往往会高估自己在政治领域的作用与能力;即便在一些重大政治抉择中栽了跟头,吃了大亏,他还是固执己见,绝不轻易低头(参见杨奎松:《忍不住的“关怀”:1949年前后的书生与政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87-89页)。这也就意味着,所谓张东荪的“善变”只是表象,在他的内心或者思想深处,依然会坚持一些“不变”的东西。

《追寻新共和》这本书的努力,在我看来,就是穿透张东荪的“善变”表象,去抓住其思想中某种“不变”的连续性。因此高波不打算按照历史时序,来简单罗列张东荪一生的思想碎片。如果是这样,那么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很可能是一团千头万绪的毛线。而高波想要做的,是“找到隐藏在这一堆杂乱材料后的某个‘一’”,“将张东荪的一生收拢为一个整体”,“以看清张东荪的全貌”。作者的具体做法,是用两条宏大的历史脉络来概括张东荪的所处时代:其一是从19世纪中叶开始,欧洲兴

起的大众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其二是从同时期开始中国迎来的政教“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趋于同步。于是民主在近现代中国的展开,被“设置”为张东荪一生都走不出的生活背景,同时也是他无法绕开的思想议题。如果张东荪的思想碎片真的能够被编制为一个“整体”,那么民主就是高波手中最主要的理论线索。

从结构上看,除了一头一尾的导论和结语,全书十一章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第一至四章,介绍张东荪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政治活动以及观点;第二部分是第五至七章,讨论张东荪在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中的态度和立场,并引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道路问题;第三部分是全书的核心部分,即第八至十一章,介绍张东荪在社会主义问题上的矛盾态度以及转变过程。如果说第一部分针对的是辛亥革命之后的“共和”,那么第三部分则通向新中国即将建立的“社会主义”;第二部分夹在中间,是一个过渡。实际上,《追寻新共和》由高波的博士论文修改而来,而这篇论文的题目正是“共和与社会主义”。我们可以把博士论文标题中的“社会主义”,理解成这本书标题所谓的“新共和”;或者,把“共和”和“社会主义”理解为两种不同的“民主”形态。但不管怎样理解,这两个标题都寓意着,在作者设定的时间段之内,即1886年至1932年之间,张东荪经历了一个思想转变的过程。

在第一部分,也即张东荪的第一个思想阶段,他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走向共和。其实在辛亥时,他对革命的理解非常简单,“就只知道要革清朝的命”。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把“民主共和”与推翻帝制笼统地画上等号。而且由于革命进程颇为意外的“顺利”,他也乐观地相信共和能够顺理成章地建立起来。经过民国初年一连串政治动荡与分裂,张东荪不得不开始反思共和何以失败。只不过,此时他更愿意从道德角度寻找答案。他认

为民初政治的失败,在于政治精英,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北洋派,都缺乏政治精英应当具备的政治伦理;他们既不能自我约束,也不能彼此共容。就整个“国民性”而言,中国人也缺乏西方人的那种共和精神。所以他认为要想重建共和,就必须重塑国民道德。只不过,他又主张优先教育“中等社会”,让学生、士绅和商人等社会精英成为新道德的主要载体。进而他提出的贤人政治理论,也是主张由少数道德优越的“贤俊之士”来执掌国政。在他看来,由多数人构成的大众的共和道德,就是对贤人统治的“虔服”。所以高波犀利地评价说,张东荪这时设想的共和,不过是“披着人民主权外衣的士绅共和国”罢了。

第二部分有些零碎,三个章节分别介绍了张东荪在传统文化、社会改造以及组党等问题上的观点与行动,前后联系并不紧密。但从总体看,这些问题都是在回应新的历史形势。第一次世界大战暴露出西方文明内在的矛盾与缺陷,促使一部分中国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十月革命的爆发,则为对民初共和彻底失望的人们提供了新的制度方案,即社会主义。当本书行进到第七章末尾时,社会主义已经取代共和成为作者讨论的核心问题。其实早在1913年,张东荪就已经谈论过社会主义,当时他认为在资本主义尚不发达的中国,社会主义“无发生之余地”。但是在新的历史形势下,他再一次走在了潮流前列,成了引人关注的社会主义宣传者。和民国初年的情况类似,此时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和当初对共和的理解一样多元化。张东荪倡导的是“浑朴的社会主义”,把社会主义看作一种“人生观和世界观”;而且他认为必须首先进行“精神上的革命”,然后才是“物质上的具体制度的改造”(左玉河:《张东荪传》,红旗出版社2009年版,第80-81页)。这显然是他前几年道德理论的另一种表述。虽然他在

(下转8版) ▶